





揮塵錄卷上

朝奉大夫試秘書監兼侍讀楊萬里

唐明皇實錄云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大

置酒合樂燕百僚於花萼樓于尚書左丞相源乾曜

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願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

著之甲令布於天下

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八月己亥詔改為天

長節其後肅宗以九月六日生為地平天成節史不

書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為慶成節武宗六月十二

日生為慶陽節懿宗十月二日生為延慶節僖宗八

月五日生為應天節昭宗二月二十日生為嘉會

節哀帝十月三日生為延和節梁太祖十月二十一



日生爲大明節末帝九月十二日生爲明聖節後唐  
明宗九月九日生爲應聖節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  
生爲天和節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爲啓聖節後漢  
高祖二月四日生爲聖壽節隱帝三月七日生爲嘉  
慶節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爲永壽節世宗九月  
二十四日生爲天清節恭帝八月四日生爲天壽節  
本朝甲太祖二月十六日生爲長春節太宗十月七  
日生爲乾明節後改爲壽寧節真宗十二月二日生  
爲承天節仁宗四月十四日生爲乾元節英宗正月  
三日生爲壽聖節神宗四月十日生爲同天節哲宗  
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次日爲興龍節徽宗  
十月十日生爲天寧節欽宗四月十三日爲乾龍節

太上皇五月二十一日生爲天申節今上十月二十  
二日生爲會慶節而章獻明肅皇后正月八日生爲  
長寧節宣仁聖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爲坤成節以  
嘗臨朝故耳五代諸君節名不見於正史以鄭向開  
皇紀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見令狐綯  
文集唐順宗聖壽節見於齊抗會稽捨宅爲寺碑  
後唐清泰帝千春節見於五代史晉家人傳皆亡其  
日近董令升作誕聖錄不如是之詳也  
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宮西京則奉先寺之  
興先會先會聖宮之降真殿揚州曰彰武滁州曰端  
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清太平宮及真宗親征  
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



保祥華陰雲臺之集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  
舊城建奉先資福院爲慶基殿以奉宣祖藝  
祖則太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啓聖之永隆至大  
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真宗  
之奉真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也又有  
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宗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  
后章獻明肅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  
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元德  
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饗先後  
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迺詔有司神御  
之在京師寓於佛祠者皆廢徹而遷之禁中由英德  
而上五世合爲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列東西序帝

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容衛公王名將  
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清之室玩好畢陳而母后居  
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儷  
極永極曰太定后曰輝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慶孝  
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日來  
寧曰燕娛曰雲遊曰凝神曰天遊曰冷風曰太靈曰  
丹臺曰靈崑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  
於新宮大赦天下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即治隆之  
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偶爲顯承  
殿以宣光殿故址爲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  
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馳  
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府寺創爲西



宮建大明殿以奉神宗為館衛之首消曰遷奉親祠為不桃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南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啓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賜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建齊州為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千頃太祖嘗詔重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百五十間以上委逐州長吏躬親點檢索圖赴闕遣使覆驗令

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相畫樣給付文祠祠在晉州書傳無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陳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黃帝以風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陽以玄冥配祠在澶州高辛以稷配祠在宋州唐堯以司徒禹配祠在鄆州虞舜以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以成湯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盤傳說配祠在陳州周文王以師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升虞叔配康王以太公畢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帝以蕭何配文帝以周勃陳平劉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亞夫竇嬰申屠嘉晁錯配武



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以上十帝並祀祠在長安後漢世祖以鄧禹吳漢耿弇賈復配明帝以東平王蒼栢榮配章帝以牟融趙意宋安配以上三廟並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鍾繇荀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文帝以賈詡王昶曹真辛毗配晉武帝以羊祜張華王濬杜預配二廟在河南府後魏孝文帝以王祥一肅長孫晟配後周文帝以宇文憲蘇綽燕公于謹盧辨配二廟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穎賀若弼配廟在鳳翔府唐高祖以河間王孝恭殷開山劉政合淮南王神通配廟在耀州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廟在京兆府明皇以張說郭元振王琚配

廟在河中府肅宗以苗晉卿裴冕配廟在京兆府憲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廟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曰敏中馬植配廟在耀州朱梁太祖以劉鄩敬翔葛從周袁象先配後唐莊宗以郭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以霍彥威安重進任圜配石晉高祖以桑維翰趙瑩配以上並在河南府皆著之儀制是時吳蜀未平六廟帝朝闕而不載本朝曹武惠配享太宗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問內侍曰侍臣日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



賜外夷可惜曰上曰中國以人少為寶此何足惜臣  
下皆呼萬歲  
李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畫最富有吳道子天王胡  
瓌下程圖唐淨心須菩提黃居寀竹鶴孫知微虎翰  
幹早行圖梅鷄傳古龍江南畫佛唐希雅竹李成山  
水唐畫公子出獵圖黃居寀雕狐圖黃筌雨中牡丹  
李忠訓設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枝杏花徐崇嗣沒骨  
芍藥江南草虫獨幅山水黃筌金盆鷓鴣大窠山茶  
書有懷仁真迹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叙右軍  
山陰帖樂毅論顏魯公書劉大冲序皆冠世之寶  
熙寧八年四月岐王顥嘉王頊言蒙遣中使賜臣方  
團玉帶各一條准閣門告報著為朝儀臣等乞寶藏

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帶以賜二王固辭不  
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帶為朝  
儀始于此

北齊顯祖高洋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三蕭子良  
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  
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以避聖祖諱易一而至聖熙寧  
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諷夫子周臣  
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為不可卒從其議  
元魏獻欲置學官上郡國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  
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  
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  
六十八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



博士取博開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行人行循謹堪東循名教者先盡次及中等帝從郡國立學自此始事載允本傳本朝高承纂事物原自謂博而不取此何耶

唐高宗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趙璘因話錄云璘又曰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嘗記張鷟朝野僉載對天后爲戲語云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爲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不樂者呼爲栖臺蓋斥其名也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後升宋州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穎王升儲以汝陰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爲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爲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今上自建王建儲升建州爲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建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



已升安國軍遂詔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  
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  
真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  
公以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刺史以宜州爲慶  
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  
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天平軍節  
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又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  
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其後又以  
徽宗嘗爲平江軍節度使並陞爲府太宗嘗爲睦  
州防禦使陞睦州爲遂安軍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一萬二千卷乾  
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太宗鄉儒學下訪搜訪

民間以開元四部爲目館中所闕及三百以上卷者  
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爲書庫目曰  
祕閣

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  
籍每納一卷及千卷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  
帙別無差誤方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  
材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  
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八年榮王宮  
火延燔三館焚蕪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  
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也嘉祐  
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關書每卷支絹一疋  
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建祕書省三館併歸



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爲之又置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完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十人爲參詳官館爲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志不存太上警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熺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中之今中秘所藏之書亦良備矣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羣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官稍顯者家

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吳明可帥會稽廢具舉獨不傳書萬里嘗啓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但僕既簿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東漕兼攝二浙應辦用元符末京西漕陳向故事也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附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用之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丞相秦檜當相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北奴皇后實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大怒幾陷不測



後數年卒易曰永祐近見邵博公濟所著小說詆先君此議然後知當時沮此議者即此人也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侍從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放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訓猷猶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給諫吏禮部郎中之類是也若庶僚曾經飾擢至於雜流甄敘志皆有別一見刺字便知涇渭元豐官制旣行混而爲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語舊年如侍從致仕轉官遣表贈四官皆自其合遷官上加之今則加官至陞朝則轉贈僅正負郎而已

蒲傳正在翰林自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者爲令見于神宗實錄東坡謝翰林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履書舍人繫紅鞵犀帶自葉少蘊始舊假服色不崇寧末王照尚書詳定勅令啓請許之自是爲仍許入銜二事具載詔書其後以除敕中不載多不署魚袋二字

揮麈錄卷上







秋祀以太牢御書名祝板諸處舊有祠廟者亦別祭  
饗商中宗帝太戊葬內黃縣東南陽武丁葬西華縣  
北周成王康王皆葬畢在咸陽縣界漢文帝葬霸陵  
在長安東南宣帝葬杜陵在長安南魏武帝葬高陵  
在鄴縣西晉武帝葬峻陽陵在洛陽後周太祖文帝  
葬成陵在耀州富平縣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  
縣以上十帝置三戶歲一饗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  
應縣漢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在長安東北武帝  
葬茂陵在長安西後漢明帝葬顯節陵章帝葬敬陵  
並在洛陽東南魏文帝葬首陽陵在偃師縣後魏孝  
文帝葬永寧陵在富平縣唐明皇泰陵憲宗景陵俱  
在奉天縣肅宗建陵葬醴泉縣宣宗正陵在雲泉縣

朱梁太祖葬興極陵在伊門縣後唐莊宗葬伊陵在  
新安縣明宗葬徽陵在洛陽東北石晉高祖葬顯陵  
壽安縣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兩戶二年一祭以太  
牢凡祭祀皆令長史行禮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戶  
並以陵近小戶充除二稅外免諸雜差徭周桓王葬  
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縣百亭西周山上景王葬  
洛陽西北附庸 庚元帝葬渭陵在長安縣成帝  
葬延陵在咸陽縣 宣帝葬義陵在扶風平帝葬康陵  
在長安北後漢弘帝葬真陵瑩中庚地安帝葬泰陵  
在長安西北順帝葬順陵 冲帝葬懷陵並在洛陽西  
質帝葬靜陵桓帝葬宣陵並在洛陽東靈帝葬文陵  
在洛陽西北獻帝葬禪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



陵在河清縣高貴鄉公葬洛陽瀍澗之濱陳留王葬  
王原陵在鄴西晉惠帝葬大陽陵在洛陽魏文帝葬  
富平縣東南魏孝靜帝葬鄴縣唐高宗乾陵睿宗橋  
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並葬奉天縣西中宗定陵代  
宗元陵順宗豐陵文宗章陵懿宗簡陵並葬富平縣  
德宗崇陵敬宗莊陵武宗端陵並葬三原縣昭宗和  
陵葬河南緱氏縣梁末帝葬伊闕縣後唐末帝葬明  
宗陵內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採此乾德四年十月  
詔也著于甲令其後又詔曾經開發者重製禮衣裳  
服棺槨重葬焉東晉以降六朝陵寢多在全陵丹陽  
之闕皆可考職而制書不載者當時江左未平故耳  
嘗纂歷代陵名自漢高帝建名以來雖后妃追崇皆

霸無有遺者今行於世  
國朝凡登從班無在外閑居者有罪則落職歸班亦  
奉朝請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則告老  
挂冠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王荆公意以處異論  
者而荆公首以觀使閑居鍾山者八年  
官制後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增  
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分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  
帶左右紹聖初罷去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  
夫徹中散大夫朝議大夫左右字紹興初樞密院編  
修官楊愿啓請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爲重  
前宰相爲樞密使者宋元憲富鄭公文潞公陳秀公  
宣和二年鄭華原以故相領院事紹興七年宰相秦



檜亦以前揆拜樞密使未幾復登庸近歲張魏公亦然李邦直許冲元曾令綽韓師朴為二府後皆入為尚書然不久復柄用惟令綽竟止公坐

舊制樞密使知樞密事奏薦子弟皆補班行故富鄭公之子紹京文潞公之子貽慶皆為閣門祗候元豐後方授文資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詔以王正仲胡完夫為館職詔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幹詰朝執政改啓上所以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不樞密院統修官創自也樞密院舊皆武臣如平旨亦用熙寧中王荆公怒李訐罷去命

曾令綽為都承自是始吏用文臣矣

仁宗以太中祥符七年由慶國公出閣隆興初易特進封慶國公嘗以故事啓之遂上章辭不敢受改封榮國然王將明白蒙亨宣和間皆封慶公而不辭豈忘之耶

國朝范魯公質王文獻溥魏宣懿仁浦秉鈞史館昭文集賢三相俱全太宗初即薛文惠居正沈恭惠倫盧多遜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向文簡敏中呂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三年劉文忠沆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元祐初司馬溫公為左僕射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正獻同平章軍國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溫公薨文潞二公在位而呂汲公大防范忠



宣純仁爲左右僕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又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一國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是夕召文昭鑠宿禁林而對喻旨草制昭力辭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一國朝以來兩家而

已今坡遺事載錢希白爲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

國朝宰相享耆壽者宋東安八十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龐穎公七十六蘇丞相八十二文潞公雖至九十四而薨貶秩中蔡師垣亦九十一晚節拘籍南遷殂於中路不得全有富貴考終

國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韓忠獻歐陽文忠司馬溫公王荆公蘇翰林而秦師垣亦然一國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宋常山春明退朝錄備見之然無逾近歲范覺民丞相廷告曰方三十一但壽止三十七其後張



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庸健罷相之外遷謫居外幾二十年後雖再入竟不拜元宰 國朝身為宰相壽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為英宗樞副為神宗樞使次子正獻為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舜徒為太上皇右丞相繼執七朝政真盛事也

國朝一家為宰執者呂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韓忠憲億子康公絳黃門維莊敏續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左轄純禮石元懿熙載子文定中立呂參政餘慶弟正惠端陳參政恕子恭公執中曹武

惠彬子武穆璋任安惠中師弟康懿中正張參政增左轄璪王惠獻化基子安簡舉正陳文忠堯叟弟文惠堯佐王文獻溥孫康清貽永章文憲得靖從孫樞密察丞相惇王樞密博文子忠簡疇吳正肅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樞密孝寬韓魏公琦子定忠彥曾孫樞密肖胄胡文恭宿秩左丞宗愈梁懿肅適孫中書子美蔡忠懷確子樞密懋林文節希從子中書樞密蔡太師京子樞密攸鄧樞密洵武弟左轄洵仁近日如參政錢端禮之於文信亦一家而參政洪适樞密洪遵為伯仲數十年未見也

韓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婦呂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



文靖之曾外孫見其子肖冒為樞密塔億年為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他子與孫俱被飾擢壽逾八秩婦人中罕有唐張延賞苗夫人可儷之也

錢武肅鏐自唐乾寧中盡有二浙之地享國五世至忠懿王俶以板圖來歸改封鄧王子弟皆換節旄其後第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進仕昭陵為樞密使文僖子次對暄次對子少垣景臻尚秦魯公主生子伯誠忱亦至少師他子忠授鉞伯誠子處和端禮今叅知政事忠懿兄廢王悰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飛彥遠兄弟對掌內外制父子又中大科子飛子穆總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遜叔伯言至樞密直學士他位顯庸尚多雖間有以肺腑進然富貴文物

三百年相接

晏元獻夫人王

妹也元獻女

彥清朱聖子

硯一奇甚王氏舊物

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巖近又登二府亦盛事

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滕氏嘗於子濟子珙

處見之

雍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里之

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前此屢上封事剴切九主固

已默識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詆二蔡及時政八以者

徽宗大怒減死竄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親批云雍

也

臣超之女樞密

公塔馮文簡文

子濟俱秉國政元

以相授號傳有硯

藏滕

古

用之

塔蔡

古

古

古



孝聞昨上書致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  
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命放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子  
子純為右選紹興初從張魏公入蜀魏公令屬趙喆  
軍中喆誅子純坐編管既死魏公怜之後致其子安  
行一官紹興間以告訐流嶺外不知所終三世俱以  
罪廢與前所紀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吳越國忠獻王錢佐薨其弟侂襲位未幾為其大將  
胡進思所廢時忠懿王俶為台州刺史進思迎立之  
元豐中王之孫暄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朝尚  
仁宗女是為秦魯長主靖康末胡騎犯闕主避秋南  
來日遂卜居後數年詔即州賜第主享之二十年壽  
八十六薨于天台其子忱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師

年亦八十餘少師子即處也處和之女又自台州被  
選為王妃去歲處和既為執政則營甲第南北相望  
甚夥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錢文靖呂文靖知制誥衣綠張益之友直鄧公子也  
為天章閣待制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衣緋

仁宗顧見即賜金紫召呂文穆及許冲元衣

緋蔡元長王子發官制行後舍人皆衣緋賈

季華琰為樞密直學士正議大夫衣綠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

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

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為之事耶弗許

國朝有東湖徐俯所記太上皇聖語其略云太宗



正行司將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當作屋百間上  
曰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於此  
事得其時制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一時營  
宇之制一下百姓輒受弊蓋緣州縣便行科矣  
又嘗詔宰相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惟且以必  
行則人不敢犯太重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  
朕嘗語徐俯異時官有折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  
而犯者不止朕六理常法處之後更無如  
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四所可行也  
淳化三年西夏來遣使獻鶻號海東青上賜詔  
曰朕久罷畋遊書寫大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  
還以賜卿可領且和末耶律禧由此失國嗚呼

太宗聖矣哉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  
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  
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  
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嘆伏之識者謂  
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曾文肅帥定武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為宰相  
然須南遷請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十郎綠袍北向  
謝恩豈非他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累登庸既為  
蔡元長所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叅軍敕  
到取幼子緝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緝排行  
也張咸漢州人應制舉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



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  
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檢示之且曰不可不牢  
攬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都閣試第一似  
此爲首題張更不佇思而就王文范淳夫也覽之大  
喜過閣第一黃元文叔愚能記守之姓名嘗以見告  
今已忘之張即魏公迺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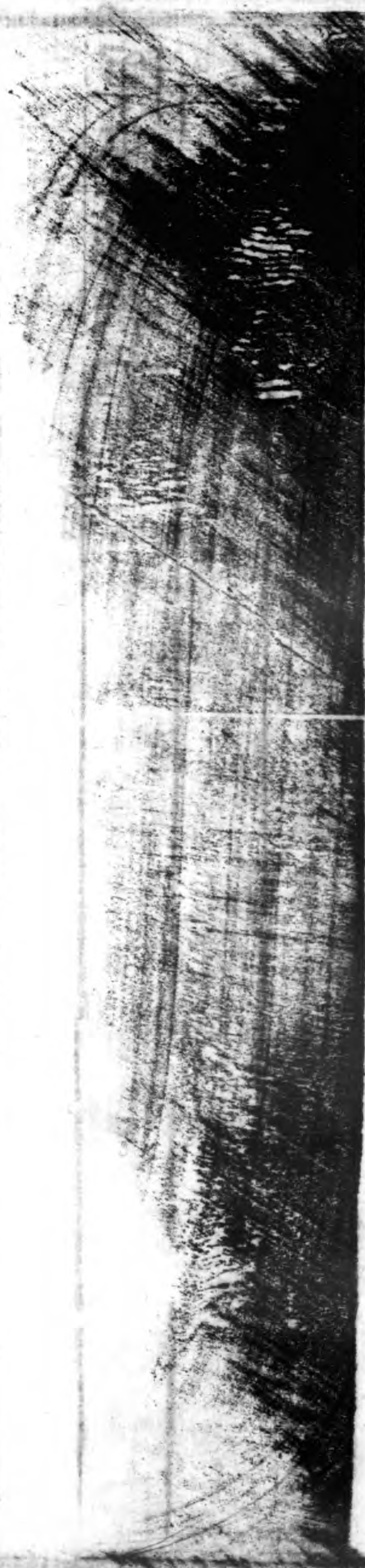
巳酉歲二月金人舉國南寇時 太上駐蹕維揚虜  
既次臨淮郡相距甚邇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餘  
人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虜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  
踰半日尉與衆竟死不退於是探騎得疾走上聞乘  
輿百僚僅得南渡儻非尉悉力以拒其鋒俾探騎得  
上聞則殆矣尉之姓名不傳於世可恨友人王彥國

獻臣能道其詳他日當問之爲求大手筆作傳近見  
程可久云

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  
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  
言稹服喪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解  
官中心喪申喪著始于稹

揮塵錄卷下





言中... 言... 母... 獲... 歸... 此... 日... 當... 國... 大... 年... 於... 西... 東...

丁晉公談錄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

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 真宗回東宮當

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

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 太宗

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 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 太祖 太宗之德業

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

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

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

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真宗召司天文泰令筮

之云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

城內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須是野雞若然則

無他必王已上四件皆是真宗親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

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

刑院因進呈一官負犯贓罪案真宗方讀案遲回

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男因茲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

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

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

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

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

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

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樛子一片左右奏

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

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尋得只小杖亦不

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爲臣子誠合如何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後來數年應為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為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上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 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為天奴僕宮

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嘗見堂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徐左省鉉獨携一牀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哀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黥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 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常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覩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



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夫曰軒裳之家雞豕魚鱉果實蔬茹皆可備矣蓋沽酒市脯不食爾其敦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一日馮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薨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摠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結寬之詔出毛詩哀卹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

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爲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



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  
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  
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  
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進者是州縣官負僧道百姓可  
於經過本州縣處進 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  
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襦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  
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  
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  
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  
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  
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  
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其

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  
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甚  
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略  
無闕誤 真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  
來封禪禮甲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御用  
心晉公曰臣比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  
今大禮已用平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  
面多謗議一云某乙其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  
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  
其如臣僚以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  
竊議中書省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  
地臣僚並全依舊免動人心 真宗聞之甚喜彌加



卷遇首台堂丁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真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  
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真宗良  
父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  
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  
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掌  
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  
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  
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  
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  
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

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典  
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  
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  
六重也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  
昔張去華嘗曰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  
保舉之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  
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  
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  
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爲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  
乞立儲貳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



官與大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二人俱授屯田自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部馮遂上音十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注文字視之由是睠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贍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為之不免一生耻其缺行平主入  
竇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一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為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為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即一房

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鄣間覘見太祖袂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著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為相見無宰臣署勅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勅用印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



竇家二侍郎儼爲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  
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  
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  
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爲學士  
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  
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一無差  
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  
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  
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  
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太祖改明德門  
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  
亡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

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  
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其月日先破儀於  
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  
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  
下馬遂爲馬踢而碎之此旨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  
也又儼謂其弟備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  
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  
了亦住不得後備果爲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  
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備尋以抱  
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裏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  
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  
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蔭而至崇顯蓋器識遠大有公輔之才自爲司戶參軍便置外厨多延食客能知典故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爲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植值三司使給事中侯陟急於富貴於太宗前欲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爲已買太宗赫怒得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減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商州身體魁梧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談諧大笑如式略不介撓時有善筭者呂公木在土下

官又是方主晚年大違須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尋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漸老矣陛下早用之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授經而奏事後苑賞花宴太宗宣臣僚賦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爲戶部尚書門下相上谷猶爲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微旨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沆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



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  
行詔詰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  
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卒戮示衆朕  
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孳戮汝  
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  
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正爲參預趙常  
潛規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  
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剝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  
嘗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只如 太祖初即位命韓  
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

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  
臣見舊相臣頃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  
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徐徐拾  
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  
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  
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  
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  
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  
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  
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  
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負喫酒盡歡而散趙之  
爲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



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唯聖節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相府或一日奏 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肯爲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伏於下旣不能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

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今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



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  
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  
不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  
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  
子太祖今以進呈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  
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  
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  
臣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  
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  
書令若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  
又帝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也無罪只是  
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

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以是耳曹之四

璋琚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也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  
錦襖子與其皂皂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  
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中賣喜曰錦襖  
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其皂  
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  
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薰燭下潛  
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臣耐審琦是人也  
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  
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自以  
手搗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



上者制果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實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為鑒誠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並至卧榻前曰官家萬二千載之後實位當付與誰普曰昔王素

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乃上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呂內時

相尋出鎮襄陽洎太祖晏駕太宗嗣位忽有旨密加詔誅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

旨班中日負真口等扣中事時昭憲緘藏

石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果於宮中尋得太宗大喜大悟韓王

亦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上辛在太廟宿齋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為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太宗怒使令罷相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僞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  
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  
宋以趙自河東來氣躡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  
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  
西廂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  
皆吹不得却令西廂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  
次宋亦覺其挫銳洎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  
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  
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洎席闋  
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遊  
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國之有  
人矣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  
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其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  
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  
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  
詩以備應對由是 太祖 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  
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比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 太祖朝爲黃門小底時氣性不  
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  
內夫人潛於看窻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  
衣帶中洎 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  
獲 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



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官人揔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 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 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义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魯公騶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歎羨徃徃便爲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

爲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



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士懷具負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翊日乃以繡幙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勅寫官告勅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名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

也然後選中書上事日於閣門受告勅後始赴上若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負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林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拽一脚候幾負各判案訖正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負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



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工  
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  
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  
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  
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不然此  
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徃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  
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洎依而遣  
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  
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與兵取錢  
塘密遣人徃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  
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  
丁晉公談錄終

王文正公筆錄王沂公

王

曾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  
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  
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  
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  
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  
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真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為皇太子  
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



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 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妃訖 太宗世止為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 真宗儲邸歷年最久群萃中為之冠首眾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咸中平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為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

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為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借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



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比竟甚重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 太祖意

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爲定制

王劔兒名彥昇以善擊劔得事 太祖潛躍中隸於帳下顯德末帝爲六軍推戴還憩府第召宰相至諭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劔叱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麓獍倉卒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爲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酗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泊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



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為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為始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為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為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為人

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俟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為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



鄆涉梁山灤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 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憚

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賊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



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已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儻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僊其事亦寢太宗改為右藏庫今為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

待之末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隆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已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悉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洎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自言素有癰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疾患之狀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  
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  
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  
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曾等自以前  
朝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  
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  
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眙啜  
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  
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  
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  
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  
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  
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  
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  
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  
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爲一班先詣  
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  
班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  
否太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  
日眞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饌左右聲言飛蝗且  
至上起臨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



意甚不憚命徹七節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處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為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

事上在左母后在右

出蔡邕獨斷

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

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群情乃安迄明道末不改

其制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

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

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

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

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

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

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

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

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

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旦任參知政事時西北一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畫誥王命急宣或至盱眙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泰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寢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物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歎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塗迺遠



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  
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  
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  
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  
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鬪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  
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  
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  
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群  
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  
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景  
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

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  
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  
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  
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  
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  
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  
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  
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  
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  
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旣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



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裾蹶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

毫之地遂成沮如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爲相趙普執奏以爲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  
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為不遺  
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為見晚執政將以言  
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  
啓沃而戡語不及他首以牙排為覬先帝默然翌日  
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識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  
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敘  
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  
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  
其重爵勸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至

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

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

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直崇政之南

至此謂之倒坐御膳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

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恠否予惶恐降塔將謝中

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

日亦不可面敘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對舍

燕服學士以下  
必袍帶而後見

王文正公筆錄終



開天傳信記

吏部員外郎鄭

祭

余何為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筭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亡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霽霈上顧而奇之及



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卧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於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耶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怠惰近古帝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其瑞疊應重驛廩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猶惕勵不已爲讓者數四焉是時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竒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晏於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晏於膝上親爲晏畫眉捻髻髻官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晏祕書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  
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  
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  
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  
安農陛下用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  
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家之大事也  
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  
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  
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  
蝗蟲凡百餘萬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螺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  
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  
乘而下纔下山均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螺無疾而  
殪上歎異之謚曰白螺將軍命有司具槨積疊石爲  
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  
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  
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  
先歸上至廟見神橐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  
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  
旋降詔先詣嶽封爲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  
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  
比也其餘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  
麗巧無倫比焉



上為皇孫時風表瓌異神采英邁嘗於朝堂叱武攸  
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  
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終當為吾家太平天  
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  
召諸王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  
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  
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抵囊橐於宮商  
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  
臣也宮不勝則商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  
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  
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

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  
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  
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  
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  
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  
鑠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  
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  
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  
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樂與百姓同歡不  
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



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  
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  
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無一  
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頤常處頤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  
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頤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  
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  
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  
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  
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頤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  
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

驟加禮敬頤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  
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頤出代稱小許公也

上封泰山回車駕次上黨路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  
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  
與上相識者上悉賜酒食與之話舊故過村部必令  
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忻然莫不瞻  
戴叩乞駐留焉及車金橋御路紫轉上見數十里間  
旌纛鮮潔羽衛整肅顧謂左右曰張說言勒兵三十  
萬旌旗千里間陝右上堂羔至于太原見后土碑真才  
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閔令  
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  
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鴈鳥器仗惟幕吳道玄主之



狗馬騾驢牛羊駱駝猫熊猪独四足之類韋無忝主  
之圖成時爲三絕焉

上幸蜀回車駕次劔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  
曰劔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  
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劔閣橫空峻鑿輿出守回翠  
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僊雲拂馬來乘  
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  
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  
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  
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  
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

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  
曰上何謔我耶吳人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瓜  
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進曰陛  
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  
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僊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  
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  
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  
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  
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  
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  
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



刻石在焉

上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旃然是也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方山崛起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上幸愛祿山爲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

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惟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幘頭脚每被官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幘置榨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驟而笑謂使者曰上



之爲戲一何虛耶

萬回師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也父母且信然萬回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中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一日朝賫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謂之萬回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回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

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回望其車騎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上知萬回非常人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僚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佯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側恐聳觀之良久蹙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魑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



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  
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  
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  
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  
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條正  
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天師至  
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  
寂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  
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  
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如一  
其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

爲搢紳所譏也寬子諝復爲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  
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  
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  
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猫兒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  
即不是兒猫諝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搨老  
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  
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  
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  
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文竟  
不知是何祥也韓公竒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  
而加薦寵焉



無畏三藏自天空至所可引謁上見而敬信焉上謂  
三藏曰師自遠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  
曰臣在天空國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  
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誡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  
肉言行麤易徃徃乘醉而喧穢污網席宣律頗不甘  
心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  
律師撲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投  
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臨塔墜墮忽覺  
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少年也宣律遽問弟  
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  
那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貧道  
修行無事煩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

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頭目猶捨敢  
不奉獻宣律求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搏拊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  
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上造  
篋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  
鑄二金獅子作擎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扶  
其他綵繪縵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  
師樂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  
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任飲盡而歸歸  
輒流汗倦怠忽忽後因從容盡白於上上曰此必術  
人所爲也汝若復徃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



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  
上寤而具啓上上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求之異  
日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髭生  
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  
號乃密賂黃幡綽祈不言之幡綽訊而進嘲曰可怜  
好文樹髭鬚共頰頤別任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  
強似文樹上知其略遺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宅也林甫於正堂  
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  
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  
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

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鈎爪三  
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  
遂命孤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  
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  
輶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  
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  
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  
士召歸

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  
調侗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  
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温



泉天門乾開露神僊之輻湊鑾輿劃出驅甲仗以駢  
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骨兮豹擎背朱一團兮繡  
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攬得盤古髓搖得  
女媧瓢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  
云別有窮竒蹭蹬失路猖狂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夢  
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  
莫五角六張帝覽而竒之將加賀上命朝霞改去五  
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詩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  
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  
春官衛上左馬入補心書林甫曰收雷米而怒斯之林甫數如不煙

開天傳信記卷終



